

Clause linkage marker '着' in the Xining Dialect of Mandarin (Qinghai Province)

著者	川澄 哲也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Annals of foreign studies
volume	76
page range	83-93
year	2010-03-25
URL	http://id.nii.ac.jp/1085/00000540/

西宁方言的小句连接标记“着”^{*}

川澄 哲也

1 引言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是世界闻名的青藏铁路的起点。

西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城市之一，除了汉族以外，尚有回族、土族、藏族、蒙古族等世居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余民族都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土族使用土族语(属蒙古语族)，藏族使用藏语安多方言，蒙古族使用蒙古语卫拉特方言。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均为 SOV 型语言。

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共处、多语言相间的环境里，西宁方言^{*1}吸收了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成分，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语法层面上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变化，具有了许多不同于普通话的特点。比如，西宁方言的语序受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较深。除跟普通话一样使用 SVO 语序外，还经常使宾语提前，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2}。例如^{*3}：

1) tɕja²⁴ j²¹ tɕja³³ ta²¹ j³³ tʂ^hwɔ̄⁴⁴ tʂe²¹.
(tɕja²⁴ 一 件 大 衣 穿 tʂe²¹。)

“她穿着一件大衣。”

2) no⁴⁴ fã²¹ tʂ^hj⁴⁴ ljo²¹.
(我 饭 吃 了。)

“我吃饭了。”

有时将各种格标记置于名词之后^{*6}。

^{*} 本文是根据笔者的博士论文(川澄 2008)的相关章节修改而成的。

^{*1} 本文所称的西宁方言，是指居住在西宁市的汉族与回族所操的汉语方言。发音合作人主要为赵宗洲先生，汉族，1946年生。本文的方言语料为笔者亲自调查所得，个别转引他人材料之处均一一指明。

^{*2} 西宁方言的宾语前置没有强调受事成分的作用。

^{*3} 每个例句先列出音位标音(但对于声调，目前还没分析好调位，本文姑且使用音素标音)，然后列出对应的汉字(没列汉字的是西宁方言所特有的成分)，最后列出普通话译文。西宁方言的音段音位如下：元音 /i, u, e, o, a, ɛ, ǎ, ɔ̄, ɔ̄/、辅音 /p, p^h, t, t^h, k, k^h, ts, ts^h, tʂ, tʂ^h, tɕ, tɕ^h, f, s, z, ʂ, z, ɕ, x, m, n, l, j, w, y/。音节结构可写成：首音(Initial)+滑音(Glide)+核音(Nucleus)/声调(Tone)。有关西宁方言音段音位的讨论，请参看川澄(待刊)。

^{*4} 西宁方言的“tɕja”是单数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她/他”。

^{*5} “tʂe”是西宁方言常用的助词，一般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

^{*6} “xa”标示与格(dative)和宾格(accusative)，“sa”标示从格(ablative)，“lja”标示造格(instrumental)和联合格(comitative)。

3) j⁴⁴ ʃɔ̃⁴⁴ xa² kwi²¹ tsj⁴ lj³ sa²¹ tʃwi²⁴ tʃ^hw⁴⁴ le⁴⁴.
(衣 裳 xa 柜 子 里 sa 拽 出 来。)

“把衣服从柜子里拽出来。”

4) no⁴⁴ swɔ̃⁴⁴ xwo⁴⁴ lja³¹ cje⁴⁴ tʃe³¹.
(我 swɔ̃ xwo lja 写 tʃe。)

“我用毛笔写着呢。”

西宁方言的“sa”与“lja”同土族语从格附加成分“-sa”、造联格(instrumental-comitative)附加成分“-la”，在语法作用^{*7}和语音形式上，十分接近^{*8}。据此许多学者认为，西宁方言的SOV句式是在和土族语的接触中产生的^{*9}。笔者也在川澄(2008)中，通过语言特征与历史背景的考察，同意了这一看法^{*10}。

除了语序以外，西宁方言还具有许多不同于普通话的特点。其中的一个是本文的考察对象，即出现在从属小句末位置的/tʃo/(以下记为“着”)。

西宁方言里，轻声的“着”常常出现在从属小句末位。例如：

5) teja²⁴ nje⁴⁴ pj²¹ xa⁴ tʃo²¹ ma⁴⁴ ʃɔ̃³ pa²¹ xwɔ̃³³ teje⁴⁴ ɔ̃⁴ ljo²¹.
(teja 业 毕 下^{*11} 着 马 上 把^{*12} 婚 结 ɔ̃^{*13} 了。)^{*14}

“她毕业以后马上就结婚了。”

^{*7} 土族语的例子如下(照那斯图编著 1981:20):

- vaŋdza aade badzar-sa redz(ə) a.
王家 爷爷 城 来 是 “王爷爷是从城里来的。”
- sgo-la tɕabdʒə, soŋxo-la dʒiuurə.
斧子 砍 笔 写 “用斧子砍，用笔写。”

^{*8} “xa”的来源现在还不清楚，有待今后研究。

^{*9} 有些学者(如程 1980、敏 1989)则认为，青海方言的SOV句式是受藏语的影响所致。

^{*10} 川澄(2008)主张，西宁方言的形成与土族对汉语的不完善学习(imperfect learning)有关。川澄(2008)所述的要点如下：18世纪以后，原来讲土族语的社团中发生了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现象。他们在转用汉语的过程中，误将其母语特征带入其汉语变体之中。土族所造成的“错误”的一部分则被当地的汉族所模仿和采纳。经过这一过程而形成的汉语变体就是西宁方言。

^{*11} 西宁方言的趋向补语“下”，除了与普通话的“下xia”相同的语法意义以外，还具有“完成”“开始”“可能”这三个特殊语法意义。例句5中的“下”表示“完成”。有关西宁方言“下”的讨论，请参看川澄(2007)。

^{*12} 西宁方言里也有用“把”将宾语提前的方法。据靳(1995)的研究，青海方言的“把”字句使用范围比普通话广得多，譬如(例句是笔者亲自所得的)：

- a. 无定(indefinite)的对象也可以用“把”介引。
- no⁴⁴ pa²¹ j²⁴ pɔ̃²¹ fw³³ me⁴³ ɔ̃² ljo²¹.
(我 把 一 本 书 买 ɔ̃ 了。) “我买了一本书。”
- b. 没有“处置”义的动词(如“想”“看见”等)也可以用在“把”字句里。
- teja²⁴ pa²¹ no³³ pw² zɔ̃²¹ ʃj⁴².
(teja 把 我 不 认 识。) “他不认识我。”

^{*13} 西宁方言的“ɔ̃”是“上/ʃɔ̃/”的零声母变体。

^{*14} 顺便提及一下，西宁方言在句子里往往将“毕业”“结婚”等动宾式离合动词的前后语素倒置，说成“业-毕”“婚-结”等。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也是西宁方言语序受到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表现之一。更多的例子，请参看川澄(2008)，pp. 113-119。

普通话里没有这种成分。本文旨在对这一成分进行研究，进一步弄清少数民族语言对西宁方言语法的影响。首先分析“着”的语法功能，然后对其来源与成立过程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考察。

2 出现于从属小句末位的“着”

2.1 以往的研究

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在从属小句末位用“着”（及类似的成分）的汉语西北方言只有两种，即西宁方言与河州话^{*15}。关于河州话，马(1984)和 Wurm(1997)曾论及过。以下例句中的“tʂə”与“tsə”是相当于上述“着”的成分。

6) keʂã tʂ^hliio tʂə tūŋci:ɿ meʂãliio tʂə tʂə xui tʂə leliio.

街上 去了 (者) 东西 买上了 (者) 就 回 (者) 来了

“上街去买了点东西就回来了。” (马 1984:53)

7) Tiejɿŋ v̄e-liio-tʂə ŋo xui-tʂə le-liio.

movie finish-past-converb I return-converb come-past

‘(When)the movie finished, I returned.’ (Wurm1997:249)

可见，Wurm(1997)将“tsə^{*16}”视为相当于副动词(converb)附加成分的语素。对其用法的来源，Wurm(1997)认为可能是模仿维吾尔语有关句式的结果^{*17}。与例句 7 相对应的维吾尔语如下^{*18}：

^{*15} 河州话是从西宁向东南约 100 公里，青海循化-甘肃临夏一带的汉族与回族所操的汉语方言。也有学者称之为汉语临夏方言。

^{*16} Wurm(1997)对形式“tsə”的来源描述为：“It is probably derived from the Chinese particle *zhe* which is tense-oriented and marks action in progress.” (p. 249)

^{*17} 马(1984)也提示了同样的看法：“河州话中表示先后发生的几个动作的连用动词，除最后一个动词外，前边的几个动词都需要加上一个‘者’尾。这个‘者’可能跟普通话中的时态助词‘着’同源。但其语法功能与分布特点跟维吾尔语中的副动词形符之一‘•••••p’极为相似”(p. 52)。但关于对比中选用维吾尔语的理由马(1984)说，这“只是由于笔者比较熟悉这个语言，并不意味着维吾尔语较之其他阿尔泰语言与河州话有更为密切的关系”(p. 50)。

^{*18} 通过例句 7 与 8 的对比我们可知，Wurm(1997)认为例句 7 中的两个“tsə”都是语言接触的产物。而笔者认为，第二个“tsə”应视为与第一个“tsə”来源不同的成分。从历时的角度看，第二个“tsə”应该是近代汉语所见“动词+‘将/着’+趋向动词”结构中“将/着”的留存，与语言接触无关。近代汉语的例子如下：

a. 不付能哀告借将来。(《原本老乞大》)

b. 连我也瞒着起来，不告我说。(《金瓶梅词话》)

动词和趋向动词之间插入“着”的方言比较多，特别在西北方言中普遍存在。详细讨论，请参看王他(2004)。

- 8) kino tüge-p men qaj-t-ip kel-d-im.
 movie finish-converb I return-converb come-past-I
 ‘(When)the movie finished, I returned.’ (ibid.)

与河州话“tsə”相对应的成分是“-p^{*19}”。“-p”是副动词附加成分之一。关于它的语法功能，赵·朱编著(1985)说，“它(由-p 构成的副动词形式一笔者)与主要动词组合时，或者与紧跟后面的动词发生关系，或者隔着一些实词和后面的动词发生关系，表示在主要动作之前或与其同时发生的动作或行为状态”(p. 107)。

以下，本文拟就西宁方言里出现于从属小句末位的“着”^{*20}进行描写和探讨。关于西宁方言的这种“着”，已有的研究中没论及过^{*21}。

2.2 西宁方言里出现于从属小句末位的“着”

2.2.1 “着”所附加的从属小句与主要小句之间的语义关系

如前一节所引述，河州话中从属小句所表达的动作与主要小句所表达的动作先后或同时发生时，除主要动词外的几个动词后面需加“tʂə/tʂə”。西宁方言的“着”也在同样的语境中出现。例如^{*22 *23}：

- 9) no⁴⁴ pa²¹ ts^ha²⁴ pi⁴⁴ na²¹ tʂ^hj³ le²¹ tʂo¹³ ljā⁴⁴ pi²¹ kwo³ tʂ^hj²¹ tʂo³
 (我 把 茶 杯 拿 起 来 着 脸 背 过 去 着

pa²¹ ywo³³ jā²¹ xa³³ tʂ^hj²¹ ljo³¹.
 把 药 咽 下 去 了。)

“我拿起茶杯，背过脸，把药咽下去了。”

- 10) ywo⁴⁴ ljō⁴⁴ xa²⁴ tʂ^hj²¹ tʂo³ t^he²¹ jō⁴⁴ tʂ^hw²⁴ le²¹ ljo³¹.
 (月 亮 下 去 着 太 阳 出 来 了。)

“月亮下去后太阳出来了。”

^{*19} “-p”有变体-ip、-up和-yp。

^{*20} 几个小句之间的关系为并列时不用“着”。Cf. 注23。

· cjo⁴⁴ wō²⁴ pa³ mjā²¹ pō³ ts^hj⁴⁴ ǒ⁴ ljo²¹ cjo⁴⁴ tʂō⁴⁴ pa³ nju²¹ ne³ xwo⁴⁴ ǒ⁴ ljo²¹.
 (小 王 把 面 包 吃 ǒ 了，小 张 把 牛 奶 喝 ǒ 了。)
 “小王吃了面包，小张喝了牛奶。”

^{*21} 贾(1993)与都(1993)谈过西宁方言的“着”，但两个研究没提及出现于从属小句末位的“着”。

^{*22} 普通话里，连续发生的几个动作的先后关系常常靠小句的排列次序来表示。有时也在后面的小句里用“然后”“就”之类的关联词语。表达同时发生的几个动作时，普通话说“边V₁边V₂”、“V₁着V₂”等格式，例如：边走边唱。/抿着嘴笑。

^{*23} 如果注20里所举的例句中加上“着”，就被解释为两个小句所表达的动作之间有先后关系。

· cjo⁴⁴ wō²⁴ pa³ mjā²¹ pō³ ts^hj⁴⁴ ǒ⁴ ljo³ tʂo² cjo⁴⁴ tʂō⁴⁴ pa³ nju²¹ ne³ xwo⁴⁴ ǒ⁴ ljo²¹.
 (小 王 把 面 包 吃 ǒ 了 着 小 张 把 牛 奶 喝 ǒ 了。)
 “小王吃了面包，然后小张喝了牛奶。”

- 11) tɕja²⁴ pa²¹ tswi¹³ mjõ⁵⁴ õ³ tʂo² j²¹ lo⁴⁴ ɕjo²¹ tʂe³¹.
 (tɕja 把 嘴 抿 õ 着 j lo 笑 tʂe.)
 “她抿着嘴不停地笑。”

本文将这种“着”所表达的语法意义称为“时间关系”。与河州话“tʂə/tʂə”不同，西宁方言的“着”与动词之间可以介入名词。例如：

- 12) no⁴⁴ mo²¹ tɕ^{hyo}⁴⁴ zõ²¹ xo³ lw²¹ ɕjã³³ tʂo³
 (我 没 确 认 好 路 线 着
 tɕju²⁴ t^hjo²¹ tʂo³ tʂ^he⁴⁴ õ⁴⁴ ljo²¹.
 就 跳 着*²⁴ 车 õ 了。)
 “我没确认好路线就跳上了车。”

西宁方言里，除了“时间关系”以外，表达“原因”的从属小句末位也用“着”^{*25}。

- 13) no⁴⁴ tsj³ wa²¹ wa¹³ ti⁴⁴ ljo⁴ kwã⁴⁴ tɕyõ⁴⁴ tʂo³
 (我 的 娃 娃 得 了 冠 军 着
 no⁴⁴ xw²¹ tw¹³ ko⁴⁴ ɕjõ³ na²¹.
 我 xw tw 高 兴 呐。)
 “我孩子得了冠军，我非常高兴。”
- 14) ɕjo⁴⁴ tʂo²⁴ sõ²¹ ts^hj³³ pw²¹ xo⁴⁴ tʂo³
 (小 赵 身 体 不 好 着
 ta²¹ ɕyo⁴⁴ mo²¹ njã¹³ wã²¹ na¹³.
 大 学 没 念 完 呐。)
 “小赵身体不好，没念完大学。”
- 15) xo⁴⁴ xo²⁴ mo²¹ ɕyo²¹ ɕj³ tʂo² k^ho⁴⁴ sj³ mo²¹ tɕj²⁴ ki⁴⁴.
 (好 好 没 学 习 着 考 试 没 及 格。)
 “没好好学习，考试不及格。”
- 16) ljõ⁴⁴ ko³ ywo⁴⁴ mo²¹ ɕjã²¹ y²¹ tʂo³
 (两 个 月 没 下 雨 着

^{*24} “动词+‘着’+处所词”这一格式中的“着”是表示动作方位的成分(相当于普通话的“V 到”、“V 在”)，不是本文的考察对象。

^{*25} 普通话里表达原因时，经常在从属小句前头用“因为”。

to⁴⁴ tsj³ j²¹ kwa⁴ sj⁴⁴ tjo⁴⁴ ljo³.
 稻 子 一 kwa 死 掉 了。) *26
 “因为两个月没下雨，稻子都死了。”

还有，当从属小句与主要小句为“转折”关系时，也在从属小句末位置用“着” *27。

17) no⁴⁴ t^hwi²¹ ki² ljo³¹ pã²¹ t^hja⁴⁴ tso³ mo²¹ k^he⁴⁴.
 (我 推 给 了 半 天 着 没 开。)
 “我推了半天也没推开。”

18) cjo⁴⁴ tso²⁴ sã²¹ ts^hj³³ pw²¹ xo⁴⁴ tso³ ta²¹ cyo⁴⁴ njã²⁴ wã²¹ ljo¹³.
 (小 赵 身 体 不 好 着 大 学 念 完 了。)
 “小赵身体不好，可是念完大学了。”

19) xo⁴⁴ xo²⁴ mo²¹ cyo²¹ c^hj³ tso² pa² ta²¹ cyo³³ k^ho²¹ sã²¹ ljo³¹.
 (好 好 没 学 习 着 把 大 学 考 上 了。)
 “没好好学习，可是考上了大学。”

在西宁方言里从属小句与主要小句为以上三种语义关系时，从属小句末位置加上一个“着”。

2.2.2 “着”的功能

前一节描述了“着”出现时的从属小句与主要小句之间的三种语义关系。笔者认为，这三种语义不是“着”本身所具有的，而是随语境而派生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要设想含有相反语义(即顺接与逆接)的一个成分。本文主张，西宁方言的“着”是连接从属小句与主要小句的成分，即小句连接标记(clause linkage marker)。笔者认为，前述三种具体语义是由以下程序派生而来的。

*26 可能是受了普通话影响的结果，西宁方言里也有用“因为”来表达原因的例子。这时，从属小句末位不加“着”。

· jã²¹ wi²⁴ ljã⁴⁴ ko³ ywo⁴⁴ mo²¹ cja²¹ y⁴⁴ to⁴⁴ tsj³ j²¹ kwa⁴ sj⁴⁴ tjo⁴⁴ ljo³.
 (因 为 两 个 月 没 下 雨， 稻 子 一 kwa 死 掉 了。)

*27 普通话里表达转折时，在从属小句前头用“可是/不过”等连词。

- 从属小句与主要小句之间不可以设想因果关系→“时间关系”
- 从属小句与主要小句之间可以设想因果关系*²⁸
 - ↳ 从属小句所表达的内容实现时,一般主要小句所表达的内容发生
→“原因”
 - ↳ 从属小句所表达的内容实现时,一般与主要小句所表达的内容相反的事情发生
→“转折”

2.2.3 “着”的成立过程

本节就小句连接标记“着”的成立过程加以讨论。

如 2.1 节所述,在西北方言里,从属小句末位用“着”的现象只存在于西宁方言与河州话中。两个方言都经历了语言接触,所以它们一定是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成分。如前所述,Wurm(1997)认为河州话的“tsə”是在维吾尔语的影响下产生的。但青海省东部从来没住过操维吾尔语的民族。基于该地区的民族分布情况,对青海东部的汉语方言进行研究时,有必要与蒙古语族诸语言或撒拉语(属突厥语族)进行比较。就西宁方言而言,应考虑土族语的影响。

土族语在表达几个动作同时或先后发生时,除主要动词外的几个动词后面需加副动词附加成分“-dzə”或“-aa~-aanu~-aanə”^{*29} *³⁰。例如:

- 20) tɕə oro-dzə re.
你 进 来
“你进来。”(照那斯图编著 1981:38)
- 21) bu badzar ɕ(ə)-aa xarə reva.
我 城 去 回 来
“我进城回来了。”(ibid.:39)

*²⁸ 据发音合作人所说,设想因果关系时,也可将从属小句与主要小句颠倒。例如:

13) 我 xw tw 高兴呐,我的娃娃得了冠军着。(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孩子得了冠军。)

18) 小赵大学念完了,身体不好着。(小赵念完大学了,虽然身体不好。)

据此也可以说,“着”是构成(副词性)从属小句的成分。

*²⁹ 除了这些以外,变体还有-ee~-eenu~-eena、-oo~-oonu~-oonə、-vaa~-vaanu~-vaanə。

*³⁰ 原则上,土族语的两种附加成分有分工:几个动作同时发生时用“-dzə”,而先后发生时则用“-aa”系列。但照那斯图编著(1981:42)指出,两种成分有时可以互相替换,甚至都省去也可以,如:

• gar(ə)-dzə re ~ gar(ə)-aa re ~ garə re “出来。”
出 来

• oro-dzə ɕə ~ or(o)-oo ɕə ~ oro ɕə “进去。”
进 去

众所周知，汉语的“着(著)”^{*31}也有与上举副动词附加成分类似的用法，即两个动作同时发生时，将“着(著)”置于前边动词后。22 为宋代的例子，23 为现代普通话的例子。

- 22) 斂著眉兒長嘆。(柳永《秋夜月》)
23) 瞪着眼睛看。／走着去。

如注 10 所述，笔者认为西宁方言的形成与土族对汉语的不完善学习有关。关于小句连接标记“着”的成立，笔者做如下推测：因为汉语的“着(著)”具有上述的用法，所以当土族学习汉语时，误将其认为是与母语的副动词附加成分同样的语素，并附加于从属小句末位^{*32}。不这样做，他们可能觉得话不完整。久而久之，这一“错误”也扩散到汉族社团中，小句连接标记“着”便成为了整个西宁方言的一个特征。

2.2.4 补充说明

对于上述推测，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

其一，有关“着”的使用范围的问题。按照前一节的推测，转用汉语的土族原初应当只在表达时间关系的小句末位附加“着”。而现在，“着”在表达原因、转折的小句末位也出现。这样的使用范围的扩大应该如何理解呢？

跨语言的研究证明，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在各种语言中，兼具时间关系、原因、转折三义的一个成分是十分常见的。比如，日语的“て形(te-form)”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3}。例如：

- 24) 学校 に 行って 本 を 借りる。 “去学校借书。” (时间关系)
学校 到 去 书 把 借
25) 頭 が 痛くて 会社 を 休む。 “因为头疼，所以上班。” (原因)
头疼 公司 把 休息
26) 見て 見ぬ ぶりをする。 “看到了，但假装没看到。” (转折)
看 没看 假装

^{*31} 本文以“着(著)”这一写法来表示汉语固有的助词，以便区别于小句连接标记的写法“着”。

^{*32} 或许“-dzo”与“着(著)”在语音上的相似也助长了这一“误用”。在注 18 中提到的“动词+‘将/着’+趋向动词”结构中的“将/着”也可能对这一误用起了作用。

^{*33} 英语的“as”也可看做是同样的例子。例如：

- As she entered the room, she saw a strange woman. (时间关系)
- As she had nothing to say, she remained silent. / Good as she is, she is loved by everyone. (原因)
- Good as she is, she will never come out at the top of her class. (转折)

可以说，西宁方言“着”的使用范围扩大符合语言内部常见的发展规律。

其二，有关“着”的用法的问题。如果“着”的成立是土族将“着(著)”与母语的副动词附加成分同等看待的结果，那么“着”的用法应该与土族语的副动词附加成分一致。但事实则不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用法上的差异。土族语的副动词附加成分必须接于动词之后，而西宁方言的“着”，除了用于动词后面之外，还可以用于名词后面(参看例句 12、13 等)。这一差异又怎么解释呢？

笔者认为，这样的用法变化不是不会发生的。下面我们参考西宁方言里别的成分“tala”所经历的用法变化，对这一点加以确认。

西宁方言里有一个特殊成分“tala”。鉴于其语法意义与语音形式，这一成分无疑来源于蒙古语族的界限副动词附加成分^{*34}。这里选土族语的“-dulaa”为代表，与西宁方言的“tala”作一比较。

“-dulaa”具有以下两种意义：

a. 表示“与其…不如~”的意思。例如：

27) tenu xji-lgha-dulaa bu xjiya. (李 1993:20 [注解是笔者所加的，下同])

把他 去 让 我 去

“让他去不如我去。”

b. 表示动作达到的限度。例如：

28) nara ghari-dulaa ntiraawa. (ibid.)

太阳 出来 睡了

“睡到太阳出来了。”

西宁方言的“tala”也具有上述两种意义。29 是意义 a 的例子，而 30 与 31 则是意义 b 的例子。

29) 他 ha^{*35}去给 tala 我去。

“让他去不如我去。” (李 1993:20)

^{*34} 这一点，贾(1991)、李(1993)等研究已经指出过。这一成分的蒙古书面语形式为“tala”。

^{*35} 例句 29 中的“ha”等于注 6 中所举的“xa”。

30) 太阳出来 tala 睡了。

“睡到太阳出来了。” (ibid.)

31) 他晌午 tala 干了。

“他干到了晌午。” (贾 1991:6)

值得注目的是例句 31 中的“tala”。可见，本来接加于动词后的界限副动词附加成分，进入西宁方言以后，用法上发生了变化，还可以用在名词后面了。看到这一事实我们有理由推测“着”也经历了同样的用法变化。

通过以上两个讨论，笔者认为在前一节所述的推测是可以成立的。

3 结语

本文对西宁方言里出现在从属小句末位的“着”进行了考察。文章指出，“着”是连接从属小句与主要小句的成分，即小句连接标记。关于“着”的成立过程，笔者推测为：当土族转用汉语时，误将“着(著)”认为是与母语的副动词附加成分同样的语素，附加于表达时间关系的从属小句末位。之后，其用法有所扩大。

西宁方言是一个语言接触现象的语料宝库，有许多课题尚待研究。对此我们今后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 程祥徽(1980)《青海口语语法散论》，载《中国语文》1980(2): 142-149.
- 都兴宙(1993)《西宁方言中的虚词“着”辨异》，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 47-51.
- 贾晞儒(1991)《青海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载《民族语文》1991(5): 5-12.
- (1993)《青海汉语的“着”与青海蒙古语的-d₃》，载《西北民族研究》1993(1): 267-273.
- 靳玉兰(1995)《浅析青海方言“把”字句的几种特殊用法》，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64-66.
- 川澄哲也(2007)《西宁方言的趋向补语“下”》，载《中国語研究》49: 108-115.
- (2008)《漢語西寧方言の研究》(京都大学博士论文).
- (待刊)《西宁方言的音段音系学》，载《京都大学言語学研究》28.
- 李克郁(1993)《析青海汉语中的让动形式“给”》，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 47-51.

学版)》1993(4): 18-24.

马树钧(1984)《汉语河州话与阿尔泰语言》,载《民族语文》1984(2): 50-55.

敏生智(1989)《汉语青海方言与藏语安多方言》,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3): 78-87.

王毅·王晓煜·王森(2004)《甘宁青方言“着”字新探》,载邢向东主编《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281-293.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urm, Stephen A. (1997) Two Turkic-based hybrid languages in northwestern China. *Turkic Languages* 1(2): 241-253.

照那斯图编著(1981)《土族语简志》北京: 民族出版社.

赵相如·朱志宁编著(1985)《维吾尔语简志》北京: 民族出版社.

附记

本研究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地球化時代におけるアルタイ諸語の急速な変容・消滅に関する総合的調査研究」(研究代表者: 久保智之、課題番号 21251006)”的资助。谨致谢忱。